# 遺愁集

遣愁集卷之九

成都余　斎生生

松陵顧有孝茂倫　鑒定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周威亮幼良　沈　淳羲復

楊　理裕宜　張　嘉理文沐

友人

黄　容叙九　李其超次膺

吳世標赤霞　孫　炌奎章　訂正

○○○一集破疑

杯中蛇影舌上風波巧言幻事以訛重訛錮而不明迷而不

悟不有慧心誰為點破集破疑

程珦知龔州有傳區希範家神降迎其神將立祠海南道出龔珦詰之答曰比過潯海守不信投之江中乃逆流而上守懼敬事珦曰請更投以試之則順流去羣疑始釋其妄遂絕

晉樂廣遷河南尹有親久不來詢之答云前蒙留飲見杯中有蛇影懼而得疾時廳事有漆角弓懸於梁間影如蛇射杯裏因復置酒前處曰有所見否曰如初乃告以故客疑始破病遂豁然

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襍處今畏其神莫敢禁止程顥至詰其寺曰吾聞石佛每歲現光有

詰否僧曰然顥曰今俟其現必來先白吾職事不能出嘗取耆

就觀自是不敢惑衆

唐時車駕幸汾陽狄仁傑奉使供頓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俗稱有盛服車馬過者必致風雷應別開路公曰天子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之敢害而欲避之後果無恙

唐傅奕不信佛法有胡僧善呪術能呪人死復呪能令立生上試之頗驗奕曰僧若有靈宜令呪臣乃奉勑呪奕奕竟無恙而僧忽自仆

陸貞山祭所居前有小廟吳俗以禮五通神謂之五聖侯王陸

病甚卜者謂五王作祟家人咸信之請祀焉衆怒曰天下有名爲正神爵稱王侯而挈母妻就人飲食之理且脅詐取人財者太上所戒人道尚以爲禁何况於神此必山魈木客耳令與之彼知能禍人宜加其身若三日不死必毀其廟舉家惶懼至第三日病反稍瘥乃命僕撤其廟焚其像後竟無恙其家遂累世不祀五聖

石晉時魏州冠氏縣華林院有鐵佛長丈餘中心且空一旦云鐵佛能語徒衆諠傳聞於郡邑士衆雲集施利填委時高宗鎮鄴命衙將尚謙賫香設齋因驗其事有傳吏張駱請與偕行暗與縣鎮計遣院僧盡赴道場駱潛入僧房見地有穴暗通佛座

乃令誅立於佛前髣即由穴入佛身中厲聲具說僧遁卽投歷首上閙戮之

孔子居陳去過蒲會蒲人公叔氏以邑叛止孔子謂曰苟無適衛衛出子因與之盟遂出子於東門竟至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者神不聽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旣又欲立公子職商臣聞之疑未察也告其傅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崇曰饗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其策江芊（王妹）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汝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遂預爲之謀得不廢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邪不疑芥子納須彌恐

無是理師云人言學士曾讀萬卷書果是否渤曰然師曰心如卿子大萬卷從何着落渤悟首肯而退

元人詠曹操疑塚詩云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有計死即休何有遺機到隴丘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會須盡發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陶南村曰此詩如鈇鉞塚間奕不然老瞞毛骨豈異葬七十二塚開發姦雄欺人詩家又墮其計吾恐姦曹之鬼揄揶矣

觀元人起[illegible]殺之葬則老瞞之計豈若是淺淺哉故知奸曹之屍并不在七十二塚也但自惜其骸骨如此又慮後人之必泄其冢而戮之又如此則其用盡機謀原知不滿於天下

萬世心虛又如此何不稍留餘地使人過其墓而動咨嗟其
名而發慨之爲愈也嗟夫

黃堂郎吳郡府廳事乃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後太守居之以
數失火塗以雌黃遂名黃堂今天下郡治皆名爲黃堂昉此或
謂以黃歇之姓名堂或謂二說皆非古者太守所居爲黃堂猶
三公之黃閣也緗素襍記天子曰黃闥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
曰黃扉科垣曰黃門太守曰黃堂見姑蘇誌或又謂獨河南開
封府治爲黃堂更不知何出

宋元壽王元份爲太子廟見還宮京師民喜躍曰此少年天子
也太宗聞之不懌曰人心遽屬太子將置我於何地寇準曰此

正社稷之福也上悟延準同飲極醉而罷

明太祖與羣臣論日月五星之行翰林傅藻等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嘗與善推步者於晴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無疑

于何知之○豈非天[illegible]

蔡京在告有某氏嫁兩家有子皆貴顯爭養其母各不肯讓以致成訟執政不能決持以白京京曰何難第問母所欲歸可耳遂一言而定

片言折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曹操追劉備至江陵將順流東下乃遺孫權書曰將與將軍會

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請迎之魯肅以爲不可權
乃召周瑜定計瑜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當爲天下
除殘況操舍陸登舟自來送死可迎之耶權拔劍斫案曰敢再
言迎操者與此案同於是與瑜畫計破曹於赤壁

# 遣愁集卷之九

○○一集奇異

肆我神術逞我仙機左之右之無不宜之新其耳目[illegible]

思齊諧記怪艷異誌奇集奇異

明太祖患熱病甚危諸醫不効俄有赤脚僧詣闕云天眼尊者遣周顛仙進藥一名溫凉劑二斤一名溫凉石一塊服之即愈

漢壺公賣藥懸壺於肆頭日沒則跳入壺中費長房於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乃日進餅餌公曰子能從我遊乎因隨入山於羣虎狼中使獨處又於空室以朽索懸巨石壓其頂石上復有蛇亂齧其索長房不為恐公曰子可教也後復令食糞蟲長房恶

其徵公曰子幾得道惜於此未破尚不能成遂遣歸令其廣爲遊學并與一竹杖任所之一夕偶投於葛陂忽化爲龍遂乘之飛去

欲求入道必須掃空百擾斬斷葛緣不要說名根利網情種普心一切魔頭有妨善路即好滌一念便有我相執着何堪証果壺公此意使是宣尼絕四之旨異語而同歸也

有窮后羿善射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帝患之使羿仰天射之落其九偶得神藥服之輕舉其妻竊吞之遂飛身入月府名曰嫦娥

温嶠渡牛渚聞其水中有怪乃燃犀角照之見牛馬獅象魑魅

魍魎形狀不一夜夢神語之曰幽冥異路何相逼之甚

王方平號總眞與人皮指著民尸解去經十年還家云七月七日當同王君來須作一百石酒以飲侍從官吏其日果至因名麻姑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龍餚麟餔非人世所有

晉阮瞻不信鬼常作無鬼論一日忽有客來訪坐與語議論風生以爲鬼所必有瞻以爲必無爭辨不已客笑云吾即是鬼君何不識因起立披髮吐舌示現鬼形瞥然不見瞻乃大驚

天地之大何所不有阮公未免執於偏見故鬼不惜現形點化

宋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兩龍於壁不爲點睛或問何意曰點

之惡其飛去衆以爲妄因戲點其一須臾雷電大作風雨頓起破壁避去其不點睛者猶在

李固行古楊下忽聞彈指聲聽之空中語云吾柳樹神也已將柳汁染子衣矣若得藍袍當以棗糕祀我固大驗與未幾果及第

後漢楊震好學明經有雀銜三鱣魚集講堂都講進曰鱣者卿大夫之象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後果爲太尉

唐太和初鄭本仁與王秀才遊嵩山忽迷路見一人方睡呼之起枕襆而坐曰君知月乃七寳合成乎其凹處常須補修職其事者計有八萬三千戶予亦其一也因開襆有斧鑿數事體以

玉屑飯投二人曰君有祿請分食雖不足以長生然可以一生永無病苦

周生有道術夜與客飲月色方瑩謂衆曰君輩欲以月為戲乎我能梯而取之置懷袂間衆不信因出繩數百丈駕之而上俄以手舉懷袖中出月寸許寒光逼人廻視銀漢為之掩色

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有槎浮來不違時刻乃費一年糧乘之到一處見婦坐織丈夫牽牛飲渚次因與一石問是何物曰爾歸問蜀中嚴君平便知其人歸詢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也畧有客星犯斗牛意即是君耶一云漢時張騫奉命窮河源因至天津所遇如此二說未知孰是

崔元微月夜獨坐見青衣女伴曰楊氏李氏陶氏又緋衣曰石

醋醋妹色告曰苑中每被惡風所撓當求十八姨相庇須君作一幡立苑東崔果爲立之一日東風大作而苑中花皆不動崔悟諸女乃衆花之精十八姨卽風神也後一夕女伴各裹花藥數斗來謝云承君雅意服之可以卻老

唐蕭志忠爲晉州刺史欲出獵有樵者見羣獸哀懇於九冥使者使者曰爾輩無恐我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則蕭使君將不得出矣明日果風雪大作蕭公興阻

月林國有怪石方數百里光明澄澈可鑒人臟腑謂之仙人鏡人有疾病往照之輒得其形從而療治無不立愈

那得有此仙石使天下醫生各帶一塊照照皆得一味莫不

是將病人做試金石也

黃帝時有兄弟二人長名神荼次名鬱壘善能殺鬼後人至東海度朔方見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下有二神並執葦索以禦不祥即此故世俗於除夕造桃符書尸并繪像於門謂之門神取其辟厲也今人謂桃爲樹妖又爲仙木其果食之可以潤顏其幹植之可以祛邪

昔有人居草菴中每歲除夜遺藥一帖令盛以囊浸井中至元旦取水置樽名屠蘇酒合家飲之可以却疫或問董勛屠蘇必自少者先飲以次及老此是何意曰少者得歲老者失年故東坡有詩云但把窮愁博長健不妨最後飲屠蘇

蔡經居姑蘇城之盤門外里名仙人塘嘗有神仙來往有遂仙迎仙昇仙等橋於冬月延客天寒甚翁曰貧不能人人具氈請覓火以共致煖即吐氣火從口中出須臾滿室皆熱坐客皆脫衣舉扇

雲溪有異僧盛冬客至不設薪火但燃香一炷滿室春生人因號之爲煖香室又謂之溫香精舍

晉時有酒保姓辛賣酒江夏有道士常就飲見其風概不凡三年不與索錢一日飲畢以橘皮畫鶴於壁以筋招之即下舞由是貴客皆就飲把玩辛以致富乃建黃鶴樓於江渚後成道士即騎鶴而去

辛保甫有具既又有度量所以得為富翁但三年酒[illegible]
巳透而樓亦借此玉成此鶴豈能久駐人間道士巳乘黃鶴
去此地空存黃鶴樓妙殺

朱處宗嘗買一長鳴雞置窗間後雞忽作人語與處宗談論終日不輟每有疑難互相辨究由是學業大進因名為雞窗

咸平中王顯為定州帥一日有道士自稱酆都觀主笑則川角
至耳謂曰昨日上帝牒番魂二萬至本觀按查冥籍皆應死於
（可○怪○好○接○是○個○奇的）
公手但亦減算十年王叱之忽不見未幾契丹引三萬騎獵於
境上顯率兵襲擊大破之斬首果二萬級朝廷以功高徵名赴
京道卒

徐國宮人孕而生卵以爲怪棄之有黃犬名鵠倉啣之而歸有老母以爲異覆煖之生偃王長而仁奇宮人復取育徐君之嗣即以襲位後鵠倉臨死生二角九尾化爲龍偃王收葬之題其塚曰狗龍

唐玄宗御案墨名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狀行其上帝叱之呼萬歲奏曰臣乃墨之精黑松使者凡世人能文章者皆有龍賓十二隨之帝以爲神遂以分賜掌文翰之臣

巴邛人偶剖橘而食中有二叟約長尺寸在內戲棋一叟曰君所輸瀛州玉塵九斛龍縞襪八緉後日於青城艸堂還我巴人以爲奇寶密藏之俄而化作二龍飛騰而去

劉裕嘗伐荻新洲遇大蛇擊傷之明日復至洲見有羣兒搗藥問何爲答曰吾主爲劉寄奴所傷裕曰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死裕叱之即散不見裕自此益自負

唐玄宗召方士張果問壽幾何曰堯時丙子年生賜之酒曰臣弟子能飲俄一小道士自簷而下飲一斗不醉又逼之飲酒從頂出冠墮地化爲酒榼乃集賢院中榼也賜號通玄先生

宋仁宗時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一時罷相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朔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有白氣氣將散復有黑氣間繞右正言任伯雨以爲臣下干上之象

不可不深思遠慮又有狐升御榻而坐都城男子育而誕兒朱氏女生髭長至六七寸

宋恭帝時有二星鬪中天一星隕時元軍分駐錢塘江沙上杭人方幸其漂沒而潮汐五日不至竟穩渡無恙

元順帝至正二十年正月朔天雨血於汴梁著衣皆赤又詔開黃河故道先時有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賈魯果於黃陵岡掘得一石人止一眼而蘄潁之兵起又有狐從宮中出順帝悟遂北歸

明張昺任鉛山有道士善隱形之術多淫人婦女公命擒之至痛鞭之了無所苦既而并其形遁去公托以他出突至其居縛

之而歸乃用印於其背而復以荊醋穢物潑其頂然後杖之隨聲叫嗥竟死杖下

干寶守令升父有婢嬖之寶母妒甚乃父死葬時因推之墓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見其婢伏棺上就視猶暖頃之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漸蘇述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言之悉驗不復數年而卒寶因作搜神記以誌之一日為劉真長敘其事劉笑曰婢可謂鬼之董狐也

晉鮑靚為南陽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之以自濟

明有王竹泉救歷城人少得道術讀書臥牛山與一僧為侶每

輒取白石炊熟相携山頂採擷菜具使僧持先下比叩門王乃自崖頭出爲開鏁僧訝之乃曰吾從裏間道來耳後舉鼎甲官翰林出督學某省一日集試諸生遙見白雲一片起頂上急馳兩騎使疾驅數十里視雲落處掘之得白石瑩潔如雪賷之以歸令饗之切細片煮爲腐徧食諸生甘美非常味衆問何物曰此雲母也

司馬溫公作通鑑至唐太宗初定天下之將忽見有穿黃袍者立於前且言曰先生幸善書之公悟持筆起蹝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

三代而下太宗亦可爲盛世之主徒以建成與剩妃之事卒

不免於穢德之貽君人者可不鑒此而爲修身齊家之言歟

舒尚書應龍子弘志弱冠中鼎甲持齋禮佛爲方外人未幾而天一日有術者舉子視其背有紅文拾知書者讀之則列弘志名并父母妻子之名甚的術者不敢隱送歸舒公公異之撫爲巳子若非舒公夫婦抱持則號泣不止其舉止與弘志初生時無異前四歲令之出見錢侍御因詢其事歸而誌其詳并時爲人述之

此事出謝起龍崔林玉露補雖近於怪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第未知天公何意而爲此不解之事乎但既巳茹齋佞佛而反有此幻惡姻緣令人爲之氣塞更可恨者惜未詳此子

何後結局又是若何予不能無耿耿於懷耳

唐李衛公靖微時於郊外閒行適玉帝降旨封一小金瓶着求
海龍王行雨王適他往限時甚迫舉宮惶遽河伯計曰須得一
大富貴人即可代行其事命夜叉出訪遇靖大驚挾之以歸靖
問知所以隨告以故導牽一白馬至令乘其上教將瓶水徐滴
馬首鬃鬣一拂遂散爲雨【一語有火小[illegible]必[illegible]】因戒其瞑目端坐任其行止切勿開
視言畢忽然大風驟至騰空直上雲霄靖乃如其所囑耳邊但
聞風雨之聲少頃因自計曰雖云如此不知身在何界乃微微
開眼正在所居府治見苦旱今權在我手何不大肆傾注以相
救濟遂傾其瓶不覺狂雨翻騰淹沒壞屋雨竭回宮龍君已歸

謝而咎之曰重勞贈力幾成大功可惜行雨過限破損人財兵好將功折罪爵位僅於公侯止矣仍令夜叉引出海波將身一推復還本處倏然一驚汗流浹背怏悵而返

欒巴有仙術上賜酒不飲乃向西噀之曰成都有火災須噴以救之上不信使人馳驛問之果然雨有酒氣火賴以熄

子高少好隱淪之術嘗爲芙酒給道客一日有仙人四輩齎藥集其舍求酒子高知其不凡乃欲取他藥襍之仙云我亦有仙藥乃各出藥相較謂曰卿藥陳久服之無效可服我藥子高從之遂飛去

[illegible]毛寶見人釣一白龜賣放於江後二十年守邾城與石虎戰

投江有一物躍之至近視之乃所投蟾也雖至江心猶數回
顧
淳于棼醉寢夢入大槐安國王謂之曰屈卿為南柯郡守凡二
十載棼欲歸使者送出界遂覺乃古槐下一蟻穴旁一穴直上
南枝即所謂南柯郡也
交路逢一冢絕無樹木僅有翠竹二竿因吟曰冢上兩竿竹
風吹時嫋嫋忽聞冢中有人續云下有百年人常眠不覺曉
春秋時吳王闔閭死葬於閶闔之西七里石槨三層銅棺三重
水銀為池沉金玉為鳧雁中藏弓矢槃郢魚腸二劍具在葬後
三日金精之氣上騰化為白虎盤踞其上因名為虎丘

崇禎十七年六月長庚星見東方或言是蚩尤旗光芒閃爍或四角或五角中有刀劍旗幟馬影且倏大倏小忽長忽短先一日三震有聲如吼又榮澤縣郭村於十一日午時忽見大城堞門畢具二時方隱

明初有邋遢張者名三丰每食一啖數斗辟穀數月亦自若隆冬常赤身臥雪中人問以仙術輒不應或與談經書則津津不絕口太祖聞其名下詔求之不得僅得其徒丘玄清

正德間南海人黃蕭養貌甚陋一目眇有智數坐盜繫獄踰年所臥竹林皮忽青色漸生枝葉同禁江西一商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於飯桶中夜半破鐐杻越牆而出其

葺艤舟以待遂遁入海嘯聚萬人攻州破郡擒殺鎮兵王清僭號紀元自稱東陽王據五年纂爲行宮授僞官百餘人

扁鵲過齊齊桓公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公不信曰寡人無病後五日復見則曰疾在血脈再五日見曰、疾在腸胃桓公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如此欲以不疾者爲功更五日見公而退走公使人問其故對曰病入骨髓湯熨鍼石酒醪之所不及雖司命無如之何臣是以無請也又五日而病作使人召鵲鵲已逃去果不治

明憲宗十二年京師黑眚見時有一物負一片黑氣而來其疾如風無所不至至則人皆昏迷數日遍城驚擾有見者云黑而

小金睛修尾狀如大貍一日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云害獸忽心大亂兩班亦喧騰上急欲起避太監懷恩按之頃之乃定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八月山西大同女年十七忽化爲男子隆慶二年戊辰陝西民李良雨倏變爲婦人

明太祖與陳友諒方鏖戰於鄱陽河劉伯溫基在御船忽躍起大呼上驚顧但見基揮雙手連聲叫曰難星過可易舟上倉急與更船未半晌御舟遂爲敵砲擊碎

周顛者有仙術舉措詭譎每見明太祖必曰告太平上厭之命覆以甕積薪煅之火息啓視端坐晏然後隨征友諒上問此行何如應曰好上曰彼已稱帝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久之曰上

道無他的行至乾城若無風顛日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後無風行不三里果起大風直送小姑

袁珙字柳庄精通相術道衍嘗遊嵩山寺遇之珙曰寧馨胖和尚何方爾耶目似三角形如病虎他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奇之後從燕薦於文皇托名勾軍召至先使飲於酒肆王乃易服雜衛士中入店珙一見即趨拜於前曰是他日太平天子也王大喜館於道衍宅時與謀議故世爲之語曰耕牢相於嵩山佛寺議奠主於長安酒家文皇登極欲官之珙曰相隨福薄不堪任祿但求杖頭不缺到處酬飲足矣上乃賜以金牌一面御筆題詔云賜汝金牌任汝行走遇庫支錢逢坊喫酒比做官拜快活多矣有人問汝根

出值是永樂皇帝好友

漢顯宗時王喬有仙術爲縣令每朔望來朝上怪其速乃密令太史伺望之言不見有車騎臨至只有雙鳧從南飛來於是舉網張之但得雙舄詔上方視之則所賜尚書履也

唐魏元忠未達時家多怪一婢出汲方還見老猴於厨下看火婢驚白元忠徐曰猿愍我無人爲我執爨甚善又嘗呼蒼頭未應犬代喚之又曰此犬能代我勞乃孝順狗也又嘗獨坐見羣鼠拱手直立其前又曰鼠饑來就我求食乃能成禮令以食飼夜中又有鵂鶹鳴其屋端家人惡欲彈之又止之曰彼晝不見物故爾夜飛此天地所育何足爲異因歸鬼語云此忠厚長者

將來必大富貴不可戲也倅遂永絕

宋范文正公仲淹一日携子純仁訪民家其舍有鼓爲妖坐未幾鼓自滚至庭盤旋不已見者皆股栗文正曰想此鼓久不擊見好客至故自來以尋槌耳乃令純仁削槌擊之其鼓立破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今人稍見妖異即便因邪入邪遂至風雀皆驚觸處著鬼良由見得不透相隨心起耳觀此可爲猛省

歐陽文忠知潁州有官妓盧媚兒姿態端秀口中嘗作芙蕖花香一蜀僧見之曰此人前世爲尼誦法華經二十年因一念之誤乃至於此 公未之信後問妓曾誦過法華經否答曰失身塵

斫所未暇也公命取經示之一覽輙成誦如素所熟者曰汝以生經則不能也公大奇之

杭州舊名武林有靈鷲寺前有一山玲瓏秀巧非他山可比一日忽有僧見之驚曰靈鷲有十二峯近失其一不意其飛峙於此因名爲飛來峯

餘杭縣一名禹航屬杭州府有山名餘杭山千仞高峯中通一穴名大滌洞內黑而微濕以燃火照入遊千里許復有石門緊閉門有小隙望之明亮另一洞天里人爲予言向傳此門有以開闔有緣者度此便成仙去後爲孕婦所到遂不復啓山中有一殿高廠壯麗爲宋理宗所建名無塵殿俗傳下

有拂塵珠。經年累月。不用拂拭。纖塵不染。又一泉長約六尺。闊約五尺。四圍石壁。下係沙底。貯水數寸。清潔異常。名撫掌泉。人在旁拍手。則沙中泡眼騰湧。漸漸漲起。滿可至一二尺。住手靜觀。即徐徐退淺。仍復如故。真奇觀也。若此境界較勝天竺西湖數倍。他如惠山之泉。清冽香甜。取之不竭。虎丘之茶。無色而香。如荳花。徑山之茶。色綠而香。如蘭蕙。可知天壤間無所不有。特不能身到眼見。惜乎錯過耳。

漢永平十年。明帝夜夢一人。身長丈六。體有金色。項有日光。飛行至殿。明日問傅毅。毅曰。臣聞西域有佛。輕舉飛升。具大神通。今應此夢。帝悟。即遣羽林郎蔡愔。博士秦景。王遵等十二人。望

葱嶺往西天竺國迎求佛法行至中路月氏國得遇迦葉摩騰及竺法蘭二梵僧圓頂方袍相貌奇異各乘白馬携釋迦眞像并四十二章經望東渡而來即與回朝時已永平十年也帝喜躬親迎奉秉鴻臚卿彩畫圓像頂禮於清涼臺因建立白馬寺請二尊趺跏設法至冬值早五嶽道士賀正之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各相語曰帝樂哉道崇尚釋教心甚不甘乃率衆持經請求上表願與比試其眞僞帝勅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前賓司道士與僧就元宵日會集白馬寺南門外設立兩壇至期試驗西壇燒道經六百餘卷頃刻燒盡止存老子道德五千言及淸淨經一卷其外皆係杜光庭所撰東壇燒佛像并四十二

方才動身往回已是三○年若到西天何日是了

杜撰於此

藏經纖毫不壞但見五色神光天雨寶花仙樂競振歎未曾有
人傳裴衍謂諸道曰既試不勝可盡皈依佛法賀褚等深有愧
恧皆自氣死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悉棄冠擲笏拜投出家
昔管輅路遇一童爇亂疾走其父隨之追叩其故輅曰此子當
殀父懇爲救輅曰奈數已定不容逃也既汝虔請須於某月日
敬治鹿脯醇酒持詣某山中見二翁對奕悄置其側倘問所以
勿與明言但拜求之庶或可解因如其語果見二叟下棋將酒
脯啨進二人貪酣忘懷飲啗局竟始知一童在傍詢問何爲惟
拜而已一叟曰彼既以酒脯獻必有所懇一叟曰此兒合殤乃
係定數何可强也一叟笑曰今已授之理應如其請遂索冊查

檢兒其年止十九因以筆劃轉貢子謝歸壽竟至九十五歲殁斗職生北斗掌祿籍司死先一更乃南辰後改注者係北極也以此言之則人之應死者得神仙相救便可挽回造化耶不知得遇真仙即有一數或者此子原不應死因得管公指點未可知也否則遇管公亦不獲遇將奈之何子一生孤相依于家年十五始出痘勢甚危篤諸醫皆云不治至十四朝奄奄遂絕朦朧間見二矮人長可二三尺挾其兩手扶出後門至浜口橋畔忽大風一陣從東而起風過有朱衣人乘軒而至與從數輩二矮人跪迎并强侄跪侄不從只見神頭一拂望西而去二人遂放手豪然驚醒備述其詳從此漸愈

遣愁集卷之九

一集滑稽

縱其口角逞其舌輪不倫不類非史非經尾可爲衣滌可爲城東方朔欸抑淳于髡集滑稽

宋太宗問蘇易簡曰食品何爲最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痛飲夜半忽燥殘雪中覆蓋一甕臣連嚼數莖自謂仙厨之鸞脯鳳胎殆不及此上笑而然之

高祖稱郭璞詩絶佳殆無有及之者石動筩曰臣詩較勝一倍上不怡曰那見勝處對曰璞遊仙詩云青溪一千仞中有一道士臣則曰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不勝一倍乎上大笑

和太性褊急馮道同在中書一日問馮曰公靴新買其值幾何馮擧左足曰計錢五百和遽怒詰其僕曰吾靴何用一千馮徐擧右足曰此亦五百和不覺失笑

震澤顧太史善滑稽一日謁郭侗岡太府送別登輿見門上二枷犯乃其家用之鏇匠也因顧太府曰既帘爲鏇解矣而於此猶枷頸焉太府微笑即命釋之

明三楊當國時江南有一妓名齊雅秀色絕麗且通文翰性極巧慧一日命佐酒衆謂曰汝能使三閣老笑乎對曰我一入去便令笑也乃進見問來何遲曰看書問看何書曰烈女傳三公大笑曰母狗無禮即答曰妾是母狗各位是公猴京師喧傳其

妙後徐州胡尚書於許學士席上見之問姓名曰齊雅秀胡戲曰牓下臭妓號應曰尚書可謂聞人胡怒曰此妓山野復號曰環滁皆山也一座盡聞（精絕）

蘇子瞻與姜制之會飲姜舉一令要席上一物按一藥名乃指東坡云蘇子東坡笑曰君非半夏即是厚朴衆不解爭問答曰若非半夏厚朴何故曰姜制之衆咸稱善

呂布在徐州使陳登從曹操求爲州牧不得大怒拔劍斫几謂登責己登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然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颺去布擲刀笑曰曹公知我也意遂解待登如初

齊遣使如魏魏主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侍臣李元凱曰江南多好臣對曰江南多好臣一歲易一主江北無好臣百歲易一主魏主甚慚

唐高宗出畋遇雨謂諫議谷那律曰油衣若爲則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上悅爲之罷畋

宋以寇準知天雄軍會契丹使過大名謂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省中不必須人且謂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使深信爲然

吳使張溫聘蜀漢後主設宴待之百官皆集秦宓獨後張溫顧孔明曰彼何人也答曰學士秦宓溫謔之曰名爲學士未知胸

中曾學事否宓曰蜀中五尺童子皆盡知學何況於宓溫曰試如尊言敢問天有頭乎曰有曰在何方曰在西方詩不云乃眷西顧乎溫曰天有耳乎曰有詩不云天高聽卑又云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乎溫曰天有足乎曰有詩不云天步艱難足安能步乎溫曰天有姓乎曰有姓溫曰何以知之曰天子姓劉是以知之溫又曰日生於東乎曰雖生於東實沒於西溫乃默然無言可答宓應對如流一座盡驚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公大怒縛置殿上命左右肢解之且言敢諫者死廷臣默然相顧晏子挺身而前左手按頭右手持刀仰而問曰古來聖帝明王欲肢解人不知從何處始公離席曰縱

之罪在寡人

劉先主初鎮沛書以讒怒欲殺翟行恭無敢爲辨者處士郭涉能諧隱入見曰聞將軍翟行恭抵刑願付屍一看玄德怪而問之對曰嘗聞枉死人面有異色生平未嘗識故欲借觀耳玄德悟乃得免

漢武帝乳母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於東方朔朔曰此非唇舌可爭爾必望濟第將去時但屢回顧上慎勿有言此或可冀萬一乳母至上命就刑乳母乃如朔語朔笑曰汝何太癡耶帝今已長豈復賴汝乳哺活乎屢顧亦無益也上悽然即勑免

齊景公煩於刑多喜刖人足國有鬻踊爲業者民甚苦之一日

晏子侍公問曰子居近市知物價孰貴孰賤晏子曰踊貴屨賤公悟爲之省刑

秦大夫優旃善滑稽二世欲漆其城郭旃曰佳哉漆城蕩蕩寇不可上二世聞言大笑而止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之得不死漢武求得之東方朔竊而先飲焉上怒欲誅之朔曰陛下殺臣臣必不死臣若果死酒亦不驗帝笑而釋之

明長沙有朝士還鄉意氣滿盈賓至鼓吹喧闐里中一執友來謁朝士曰翁好誦詩近誦得何詩友曰近得孫鳳洲歐陽圭齋一絕甚有味遂誦云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

使他人居極品門前牖鼓鬧如雷朝士嘿然心愧明日賓至門庭寂然

明季有人畫一僧頂一冠一道士頂十冠一斷橋甲士與百姓俱待渡立橋左右揭於墻壁朝廷出見之勅教坊參究其意來覆明日奏云僧頂冠有官無法（原註以僧喻無髮是無法人莫來非的）道士頂十冠官多法亂人立斷橋軍民皆過不得上悚然嗣此法綱從寬

漢高初崩匈奴冒頓爲書遺高后曰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后怒欲擊之及季布諫乃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單于以和親

唐宋有對訓者京師富人也京例春遊以牡丹爲勝玩訓邀客

賞花而繫水牛累百於門左客共笑曰此乃劉家黑牡丹也

五代楊光遠自幼病秃㾓又跛足後舉兵反或勸之曰曷不且休從古及今世寧有癩鬎天子拐脚皇后者耶

宋司馬溫公夫人元宵欲出觀燈公曰家自有燈何須外看夫人曰兼看遊人耳公曰我是鬼（匪夷所思）

荊公常作字解穿鑿杜撰劉貢父問曰牛體壯於鹿鹿行速於牛今犇字從牛麤字從鹿意甚相反何也王不能答東坡亦問曰以竹鞭馬爲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問坡字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坡笑曰然則滑乃水之骨乎忽一日謂公曰鳩字從九可知有意公認爲眞欣然請問坡笑曰詩云鳴鳩在桑

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個公大慚

葉衡罷相歸一日病劇問諸客曰某病且死但未知死後佳否一士曰佳甚葉驚曰何以知之答曰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返以是知其佳也滿座皆笑

明皇與諸王會食寧王錯喉噴上鬚王驚慚不進上顧其戰慄思解之黃旛綽會意曰此非錯喉上曰云何對曰噴帝上悅又嘗侍玄宗登苑北樓遙望渭水見一人醉臥岸傍上問何等人左右不知黃曰想是個年滿典史上曰何以知之對曰若一轉便入流矣上大笑

石動筩嘗詣國學問博士云孔門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冠幾人

未冠衆曰經傳未載那得而知石曰先生讀書豈不合解曰壽上便記着冠者三十未冠者四十二衆曰何以見之石曰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衆大笑一日或問三千弟子後來作何結果石曰始而習文向後都學了武或曰此據何書所記答曰豈不聞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最妙大然）

王介甫衣襪不勤洗滌一日與王禹玉同侍朝見一蝨緣襴領而上直至其鬚上顧而笑安石不知也及退朝禹玉指告將去之禹玉曰未也願頌一言介甫曰云何禹玉曰是蝨也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論其遺際之奇何可殺也權其處置之法或曰放焉衆稱妙

明永樂欲征倭國彼遣使啥嘿嘛哈奉表乞降上問其風俗答詩云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國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葑新酒金刀膾鯽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上怒其不恭欲加罪因其遠來姑貰之

晉武問孫皓聞江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之否皓正飲酒聞因舉觴進勸曰昔與爾爲隣今與汝爲臣上爾一杯酒願汝壽萬春帝頗慚悔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王即便辭行王曰先生曾不少留乎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臣今食玉然桂因鬼見帝復何益乎王曰謹聞命矣

明穆廟辰巳間海公瑞撫南直蔡君國熙備兵蘇在鋤巨室而刁風四起動輒撥置鳴冤擬准詞訟人心惶惶時有投匿名狀一紙諷海海頗悔悟訟稍少息其詞甚奇云告狀人鄉斷告為勢吞血產事極惡勢宦伯夷叔齊兄弟朋姦倚父孤竹君羣勢發掘許由墳塚被惡來首告惡又賄求嬖臣費仲得免今共月日挽出惡兄柳下惠捉某鎖禁孤竹水牢日夜猶加炮烙極刑逼獻首陽薇田三百餘畝有契無交崇侯虎見証竊思武王至今尚被叩馬羞辱何況區區螻蟻如此窮兒非天莫動激切上告

成化時太監汪直用事權傾中外黨用威寧伯王越兵部尚書

陳鉞有中官阿丑者善詼諧每於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譎諫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佯爲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乃驚迫帖然傍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又一日忽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又問何人曰王越陳鉞耳上悟微哂罷直漸衰會御史徐鏞劾奏遂逐直罷西厰

包山寺有僧天囊者博學通文機警有口一士嘲之曰請問上人禿字如何寫答曰敢告居士將秀字掉轉尾來就是

僧貫休有才辯羽士杜光庭待其學識欲挫其鋒一日遇於塗

適貫休所乘馬墜糞杜呼曰大師數珠落地應曰是大遐卄

冀州崔琰年九歲應秀士科時陳元方爲州刺史戲之曰卿宗於崔杼遠近琰遠答曰一如明公之與陳恒

達穀與王達同爲郎官偶贅公移王戲曰每書銜名輒以公之上爲我之下穀應曰書不云乎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王百谷初令太和第一日坐堂放告見一士公服昂然而進曰一等生員告狀百谷歛容徐答曰三甲進士不准胥隸無不掩口

東坡與佛印閒談戲誚之曰向讀古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打門僧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嘆息古人以鳥對僧良

有深意佛印笑曰信然所以老僧今日常得對學士坡公無以應

昔一妓甚聰敏偶有三秀才同赴其館戲問作何留宿妓云你你你都在我心肝裏喫一杯昂字茶喫一戶川兒氣恨不得做箇姦字兒陷着個你你你三人大嘆服

河中人馬遠光寧洞待詔畫院嘗畫一幅三教圖豈于迦趺中坐猶龍儼立於旁宣尼作禮於前此蓋內璫故令畫此以侮儒者一日忽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贊因題云釋氏趺坐老聃旁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遂大稱旨

元魏高祖有四子名恂愉悅懌崔光有三子名勵勗勉一日謂

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呼咸有力光曰是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齊晏子使荊荊王謀欲辱之方與立語有縛一人過王前王曰何人對曰齊人王曰何坐對曰坐盜王顧晏子而笑曰齊人故盜乎晏子曰江南有橘取樹江北則爲枳何以故其地氣使然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荊而盜荊地固若是乎王語左右曰彼未可與戲也寡人徒取辱焉厚禮而遣之

錢穆如爲如皋令會歲旱蝗發太與令諂郡守云縣界無蝗已而大發守詰責之令辭窮乃言本縣實無悉是如皋驛至仍乞檄縣嚴捕毋令侵及鄰境守信之果爲發檄穆如得文判牘尾

云蝗本天災非令不才既是敝邑驅去却請貴縣押來守見之大笑稱善

唐歐陽詢爲人瘦小寢陋而聰敏絕倫巧於戲謔一日太宗宴近臣令互爲嘲笑長孫無忌戲之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縮頭連背煖慢襠畏肚寒秖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上笑曰詢不畏皇后聞耶

泰和間給事曾抃與工部郭愷飲宴抃嘲曰汝乃犬羊之鞹乎抑虎豹之鞹乎愷曰爾何曾比于於是

唐狄仁傑見同郎官盧獻乘馬而來戲之曰足下配馬卽便爲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雙犬狄曰狄字犬傍火也得毋謬耶獻

曰這愈不佳犬傍着火却是煑熟狗矣因相與大笑

陳亞知潤州上官弼爲恭任滿將別謂亞曰郎中才行無玷只宜簡慎調謔亞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川何弼笑而去

賈黃中與盧多遜同在政府京中有蝗盧戲曰某聞所有皆假蝗蟲賈應聲曰予亦不聞傷禾但盧多損耳相與一笑

沈存中名括方就洛劉貢父見而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衆驚問答曰死矣盆沈括

晏平仲使楚楚人因其矮短乃作小門於門側而延之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竇而入臣今使楚恐不當由此門儐者無詞更請大門而入及見王曰齊無人耶對曰臨淄三百里張袂成帷揮

汗成雨何謂無人王曰然則何為使子對曰齊命使各因其主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使楚耳王大慚

王介甫與呂惠卿論新法乎父惡之乃吹笛於內以亂之公論之曰請學士放鄭聲乎父即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愕然

李西涯在翰林時告假居家一日陪郡侯麽過飲大醉而言曰治生今日乃捨命陪君子郡侯笑曰學生不是君子老先生切不要輕生

宣德中三楊當國士奇與溥退朝閉門謝客獨榮頻通請謁上名而責之曰卿何不恤物議榮頓首曰臣日侍彤庭與天顏相接人欲一見而無緣若不啓門以延納天下士兵民休戚孰得

與知何以入告上悅

諸葛恢與王丞相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言王葛優劣見矣恢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耶相與大笑

王丞相戲枕周伯仁鄰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實空洞無物然能容公輩約可數百人

王劉每不重蔡公嘗偕詣蔡語良久乃問曰卿自謂何如夷甫答曰不如二人相目而笑曰卿何處不如答曰夷甫處必無君輩客

秦始皇欲議大苑囿優旃在旁曰善夫但須多縱禽獸於其中寇來令麋鹿觸之始皇悟笑而止

五代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朴朝士多笑之一日入朝任贊劉岳在後道數反顧贊曰道顧何爲岳曰想遺下兎園冊子耳兎園策孝王苑名王宗景帝令民耕種齋其租税以供祭祀其簿冊皆俚語鄙蓋其鄉氣也

晉王導妻曹氏性妬導密營別館曹知之將往導懼遽命駕短轅車以自手麈尾柄自爲驅牛而進司徒蔡謨戲之曰朝廷將加公九錫導不知爲謙讓不巳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牛長柄麈尾耳導大慙

唐樂部焦僑從幸禁苑上指花木以詢其名對曰皆芭蕉也上詰何說僑曰花木取諸四方道里跋涉巴至上林悉巴蕉矣上笑而止之

徐綠菴和眇一目嘗作千眼觀音贊云汝有千目無皆了了我止雙眼一明一眇多者忒多少者忒少

不平之事只要昏昏

明王元美名重一時居太倉有里中富翁宴客以梟鱉爲饌生梨爲菓王輿席舉杯笑云世上萬般愁苦事無過死鱉與生梨

劉貢父王玢同在館中玢病口吃貢父戲爲之贊曰恐是昌家昌周又疑非類非韓未聞雄名雄楊只有艾氣也

蘇大年眇一目聘至京有欲譏之者問童大章笑答曰何必譏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豬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

諫議矣聞北朝有龍虎大王請以鶺鴒諫議當之

劉貢父居與三衛相連諸帥玩一水精球問何物而瑩潔若是貢父應聲曰此多年老氷也諸人爛然

隋令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音經語弄之曰是何商人賚持寶貨思道即以經語答云忽遇惡風飄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慙

遣愁集卷之九

一集奢華

爾尚御山我誇金穴既富且貴艷不可說逞巳侈靡賽彼豪俠矣殺矣酸枉嗟乾瘠集奢華

平原君趙勝使人於春申君黃歇皆假玳瑁簪楚館之上合趙使聞楚有刀劍室恐以金玉飾之乃請命求見春申君見趙使隨列門客三千盡身被錦繡足躡珠履使見之大慚

晉石崇豪富有愛妾數十人嘗以沉香屑爲塵布象牙牀上令羣姬踐之如無跡者則賜以珍珠百琲（五十粒爲一珠）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肌那得百琲珍珠

晉何曾性侈每日一食費近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其子邵尤甚每食必極四方珍饌一日之供必以二萬爲限人以爲奢侈太過未幾子孫有爲乞丐者

暴殄天物上帝所忌每見奢靡過度者不報於身必於其子孫信哉乎嘗著座右銘曰惜福可以延生積德可以培後能止自得安閑知足自多樂境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著無隙地乃買地作埒編錢作籬匝地境埒時號爲金溝

晉後將軍王愷文明皇后弟也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皆富於財競尙奢靡愷以粭米糒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以紫絲作步

障四十里崇即作錦步障五十里崇以椒塗壁愷用赤石脂務期必勝

唐李德裕尚奢侈每食一杯羹約費錢萬許必雜以金玉屑及珠砂等物煎汁和之過三煎即棄其滓易以調

楊國忠子弟上元夜各置千炬燈圍光曜過於白日又韓國夫人與秦虢兩夫人各置百樹花燈互相照耀爭長競勝窮極豪華觀者塡塞街市

唐睿宗元夕於安福門外作燈樹高二十丈令宮女數百人衣羅綺曳錦繡并長安民家少婦美女千餘燈輪下踏歌三日夜復命朝士賦詩作文以紀其勝踏歌聲調鏗鏘悠遠直入雲中

南炎山有火鼠以其毛爲布浣於火振之如雪貢於武帝帝以賜梁冀爲衣一日會賓客佯作爭酒失盃汗汁乃解以付火燃之如灰垢盡火滅令人曳之爍然如舊衆咸驚詫嘆未曾有

羊琇冬月釀酒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一日數更換酒速成而味特美

隋煬帝營顯仁宮築西苑窮極華麗宮樹冬月凋殘則剪綵爲花葉綴之月夜縱宮女遊幸作清夜遊曲令於馬上奏之復令諸邊長畢集洛陽陳百戲於端門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後入豐都市貿易先令人整飾店肆珍貨充積凡過酒食店悉邀入醉飽而散不索其値紿之日中國豐饒例不

取償人咸驚嘆羨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嘆曰中國亦有會者何如以此物界之纏樹何爲

宋以賈貴妃弟似道爲籍田令每夜張樂設飮縱遊湖上理宗憑高望之見西湖燈火異常輒語近侍曰此必似道也

石崇與王愷闘富武帝每助愷嘗以禁中珊瑚樹高二尺許者賜之愷以爲罕有之物特以示崇崇舉鐵如意擊碎之愷怒爲嫉己之寶崇笑曰不足爲恨令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陳列於庭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衆曰悉聽擇取愷甚愧服

石崇厠嘗有美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登厠後又與更新衣方始令出客多惡其太侈每不敢

如其厠王大將軍數往乃脫故服著新衣色殊傲然不爲意羣婢私相謂曰此客將來必能作賊

晉武帝嘗至王武子家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皆綾錦綺羅以手擎飲食獻蒸豚肥美異於常味帝怪問之對曰從幼以人乳飲之故爾帝心甚不平食未畢便去嘆曰奢侈至此恐王愷石崇所未之作

有一笑話云一富翁謂客曰人家子女凡乳母撫養的長來必肖其狀貌因從幼食其乳氣相感也客笑云果如尊言想公必是食乳餅大的頗甚有味附識以佐一笑

齊後主大起宮殿以麝香塗壁名爲香室後宮服御極選奇珍

鑿金爲蓮花帖地使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嘗呼潘妃父寶慶爲阿父兒梅蟲兒爲阿兄

陳後主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每夜飲使諸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採其麗者被以新聲又選宮女千餘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抵皆美妃嬪之容色君臣酣飲自夕達旦率以爲常

唐玄宗精曉音律特罷左右教坊自教法曲於梨園名爲梨園子弟又嘗生日宴百官於花蕚樓下丞相張說請以是日爲千秋節布告天下咸令宴樂移社就之又嘗御五鳳樓酺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率所部音樂咸集樓下以較勝負又教舞馬

百匠每與貴妃宴飲樓令銜盃上壽後皆爲安祿山捷捕去

明正德好遊玩宮中籠鳥甚多尤酷愛畫眉聲或進言曰畫眉以新出鷄腦飼之則聲巧而善鳴遂敕光祿寺日進乳鷄腦三百作畫眉食

畫眉聲最巧韻深宮幽院畜之以娛清聽顧亦不俗但天子一日萬幾豈堪爲此昔賈似道好鬭蟋蟀狎客戲之曰此豈軍國重事耶吾於此事亦云

段文昌精究饌事庖所榜曰鍊珍堂在途號曰行鐺館有老僕掌其法指授女奴垂四十年凡閱百婢止得九人嗣其術因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鄒平公食憲章

終

遣愁集卷之十

成都余　畬生生　鋻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言侯纂輯

友人

周雲行翔雯　朱士玉玉尹

柯　炳韡昭　周元泰履安　訂正

鈕　紘生甲先　秦士虬蒼求　仝

朱　裴香培　顧世衡彥宗

〇〇〇二集英風

撫枕興嘆聞鷄起舞運甓說劍擊楫誓清夜不圖眠日不安

坐無性所使自惡不過集英風

漢高祖還沛宮置酒高會悉召故人父老飲酣擊筑沽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因泣

鐃歌 樂壯

謂衆曰遊子悲故鄉朕自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所與

始皇巡北邊會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乃築長城自臨洮起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威震何奴

沛公謝羽鴻門范增舉所佩玉玦示羽者三羽不應因召項莊入舞劍佐酒欲殺沛公項伯曰劍須有對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張良曰項莊舞劍其意在沛公也急出召樊噲噲擁盾

人衛瞋目視羽羽曰壯士能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斗酒安足辭乃賜噲酒二斗一生彘肩噲拔劍割肉生啖之顧謂羽曰沛公先破秦人咸陽勞苦而功高未聞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言欲誅有功之人竊爲將軍不取也羽不能答項臾良以目視沛公公寤遂起如廁招噲間行疾趨霸上

[illegible]

陳勝字涉少有大志傭工隴上悵然曰苟富貴毋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志哉秦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勝與吳廣爲屯長會雨失期召徒屬曰公等失期當斬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從之勝欲假鬼威衆乃丹書帛曰陳勝王

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得書又令廣止野祠夜作狐鳴曰陳
勝王衆皆信之遂立為楚王
秦始皇併六國乃收天下兵聚於咸陽銷之鑄為金人十二又
慮人知書史恐其為亂因搜集群書焚之有道儒語者即坑以
殉自以為德高三皇功過五帝遂號為始皇帝謂自一世二世
傳至萬萬世因以世紀年後以咸陽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
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
人下可建五丈旗役隱宮徒刑及七十餘萬人
初韓人張良以五世相韓韓亡欲為韓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
博浪沙中令力士操鐵椎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

獲令天下大索十日終不得

以始皇之殘暴而輕於一擊留侯似覺孟浪但看其求之弗獲且十日大索而終不得則知其謀有素定計出萬全矣帝師王佐之器即此已見一斑智術果出於天生歟抑得力於圯上老人之傳歟老人亦正爲此故不得不加一番造就耳

劉邦字季隆準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生產初繇咸陽縱觀秦皇喟然嘆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值單父人呂公好相術見季狀貌奇之因妻以女

始皇嘗言東南有天子氣因東遊以壓之季即自疑亡匿碭芒山澤間呂后求輒得之季怪問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如蓋

益從而往輒得季後為泗上亭長送徒驪山徒多道亡乃悉解縱去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多有從者又寄被酒夜經澤中有大蛇當道季拔劍斬之後過蛇所見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為赤帝子斬之叱之忽不見季益私喜自負後殺沛令起兵以應陳涉

楚將項燕子梁嘗殺人與兄子籍字羽避仇吳中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羽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梁教以兵法遂同起兵於吳

宋王曾布衣時以梅花詩獻呂蒙正曰雪中未問和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蒙正曰此生已安排狀元宰相料矣

唐武后朝嚴挺字定之歷臺省有詩名娶裴氏幾三久其妻苦之一人緋服金紫美鬚髯曰諸葛亮也來爲夫人兒既娠生子其狀異常挺乃愛其子而疎其妻時武方八歲詢母云大人常厚玄英未嘗省慰阿母何也母曰汝父薄倖嫌我寢陋枕席數宵遂即懷汝自後相棄遂納玄英甚相親密武默識之候父出見玄英方睡乃持鐵椎擊其首死之及定之歸覩英已斃呼武詰曰爾何戲之甚耶武正色曰焉有朝士厚待其妾困辱兒母吾實擊殺之何謂戲也挺大驚曰是真嚴定之子也後二十三歲黄門侍郎

事似不可訓但八歲小兒能爲母洩恨奮然一擊足見英雄

本色

秦將章邯擊趙楚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副以救趙諸將皆屬義號卿子冠軍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勸疾引兵渡河義不從反遣子相齊飲酒高會羽怒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臣也即其帳中斬義急引兵渡河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遂大破秦師

漢武元封元年嘗親幸邊登單于臺遣使告曰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戰急來服臣匈奴終不敢出乃還

晉諸名公嘗遊新亭宴飲周顗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變色曰公等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京何

至作楚囚對泣耶衆皆收淚謝之

南郡公桓玄溫之子也負其才地朝廷疑而不用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嘆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

宋主慮王景文或有異圖遣使齎手勑并藥酒賜死景文正與客圍棊開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待竟斂子納奩畢徐曰奉勑見賜以死方以勑示客作墨啟致謝飲藥而卒

元末長洲人姚廣孝初祝髮為僧改名道衍字斯道韓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眞嘗讀書學道法通曉兵機廣孝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嘗賦覽古詩云樵櫓年來戰血乾煙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前夜月寒江水無潮

通鐵甕埜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

同衣宗泐見其抱膝長吟笑曰此豈釋子語耶洪武初以名僧被召入侍燕王遂爲心腹後贊舉靖難之師事成封少師

令狐潮圍雎陽張巡使郎將雷萬春于城上與潮相問語未絶賊羣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木人使諜詢之大驚遥謂巡曰頃見雷將軍巳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城與戰斬賊百餘潮乃夜遁

晉桓溫北征經金城見前爲琅琊時所種柳皆巳十圍慨然曰木且如此人何以堪乃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王處仲酒後輒咏魏武帝樂府詩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

昔年壯心不已以鐵如意擊打唾壺壺口盡缺

撫時感慨觸物心傷總是酒後血熱英雄烈氣所使一刻也忍不住處予見之每不禁搔首躊躇撫膺頓足

漢班超有大志家貧常爲人傭書久勞苦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後服西羌封定遠侯

漢酈食其衣儒服謁軍門沛公使人謝曰未暇接見儒者食其按劍叱曰吾乃高陽一酒徒非儒人也沛公聞之遽命延入

唐太宗貞觀中私幸便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矣特人爲之語曰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

白頭

豪傑少壯無所事未免學萬人敵之念生束之以科擧之以時藝竟使無限英雄盡老死於筆硯間此班定遠所以有投筆之嘆也

劉玄德爲曹操所逼依於劉表一日在坐慨然流涕表驚問答曰備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久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衆座皆爲之歎息

一言無限感慨英雄失路千行淚予亦欲哭矣

漢霍去病有氣敢往武帝嘗教以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又欲爲治第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錄出塞嘗乏糧或不能振尚穿域蹋鞠了不爲意

晉王敦字處仲始欲下都先遣參軍告譙吉將賢祖車騎尚未
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敦小何敢不遜摧攝面
去須臾不爾將三千兵槊腳令上敦聞之遂退去
庾亮弟翼字稚恭常有平中原之志將謀伐狄率軍入沔須荊
蕃之力窮舟車之勢斯或褒賜乃大會參佐陳其旌甲親授弧
矢曰吾之此行如此射矣乃三起三疊徒衆屬目數呼震天勇
氣十倍
桓溫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
遂使中州抗陸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曰
運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溫凜然作色曰諸君不聞劉景升否

嘗有大牛重千觔啖芻豆十倍於常犢及負重致遠恒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荆州烹以饗士於是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座盡駭袁爲失色

雖曰成事在天然而謀事必須在人所謂天居其半人居其半也若但委之氣數未覓隨波逐流與世浮沉豈不悞事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操每欲殺之則愛其才欲置之則不堪耐於是選百餘女一時並教之少時果有一人聲與之等者遂將惡性者殺之

郗愔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平常朝夕問訊語及貨事愔曰汝正欲得我財耳乃開庫令任意取用始亦謂或損初

數萬許鼎寶遂儘與親友周旋畧無府藏一空悄悶大鬱怏怏不能已

桓溫陰蓄不臣之志嘗夜臥撫枕嘆曰作此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既而蹶起坐曰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

魏武討馬超超請單騎會話意欲突出刺之於時惟許褚相從超忽憶褚勇疑隨者必是乃問曰聞公有虎癡將今安在耶操顧褚曰是即我之虎侯也褚瞋目盼超超不敢動遂各回營

劉先主在荊州孫權以妹嫁之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婢女百餘咸執刀帶劍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謂婢請去婢稟曰新郎怯甚願且撤去妹笑曰半世相殺漢何畏兵刃耶既闢心不穩

姊暫爲君卻之

趙有和氏璧秦昭王欲之使人謂趙願以十五城相易趙使藺相如奉璧入秦秦得璧無意償城相如乃詐言請璧示瑕遂使人私持璧完趙自守待命卻立柱下怒髮衝冠曰王所以令行天下者止以信耳今受璧而不償城臣首請與璧俱碎以頸血濺王王義之加禮以歸

齊威王不治政事諸侯並侵淳于髡說曰有大禽飛集於王庭三年不飛不鳴王曰此禽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不飛則已一飛冲天於是會諸縣長較其賢貪烹阿大夫封卽墨奮兵而出鄰國震恐皆返侵地

王猛字景略詣桓溫與論時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以溫爲不足論拂袖而去後歸符堅

漢來歙征隗囂子純破元安蜀人懼使客刺歙未即死馳召蓋延延至悲哀不勝歙叱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延乃收淚受誡復自爲書表奏薦良蘘以自代諸事完畢遂投筆抽刃而絕

馬援征交趾還孟冀迎勞之援曰男兒要當死於邊埜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偃臥牀褥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亮爲烈士當如是矣時年已六十三復請征五溪洞蠻光武憐其老未許援乃據鞍顧盼以示可用上曰矍鑠哉是翁及行以書戒兄子

曰效龍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效杜
季良不得將陷天下爲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
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
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言於睿請命將出師以復中原
睿以爲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
渡江至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
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琨謂人曰常恐祖生先我着鞭
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
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
溫嶠欲詣建康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行及至而母亡因阻

嗣不得齊衮終身以爲恨

彭城劉裕負奇氣僅識文字以賣履爲業好樗蒱爲鄉閭所賤孫恩反命劉牢之討之拜表補行引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卽趨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所欲斫裕奮長刀仰殺數人乃得登所仍大呼逐之劉敬宣怪其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因共嘆息隨之進擊覓大破之

唐太宗獨幸靈州勅勒諸部請內屬上遣爲詩以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復命勒石紀功永誌盛事

宋康王構復如金至磁州民遮道擁留乃還次相州初相州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

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翰宣撫眞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嘗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乃以爲承信郎

虞允文知金賀正且雖還金主曰吾將看花洛陽又使畫工寫臨安湖山爲屏圖已之像策馬於山之絕頂復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

司馬師謀誅曹爽慮事露陰養死士三千散處民間及舉事一朝而集竟莫知所自來人以爲神

周處少時兇强爲鄉里所患時義興水中有蛟山有白額虎並爲暴害民人謂義興三横或說處殺虎斬蛟以冀並殞處即刺虎殺之又入水擊蛟蛟浮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夜里

人謂其已死更相稱慶處竟殺蛟而出水為之赤聞里人之慶始知已亦久為人害有自改意乃往吳見陸雲具以情告雲曰古人謂朝聞夕死君今前途尚可自修且人患志不立何憂令名不彰乎處遂自勵卒為忠臣孝子云

人患不自知其過及知而不能改耳苟能猛省誰人不可造就然非英雄恐未易及此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謂曰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錢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怡然許可令武子先射一起便中的卻據胡床叱令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嘗一臠便去君夫憮然有所失

劉錡沉毅慷慨有儒將風守順昌金兀南下被擧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對獨問至錡則莫有應者

漢昭烈為吳敗退守白帝城病篤召丞相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當自取亮泣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復謂太子禪曰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惟賢惟德可以服人丞相忠誠以父事之汝父德薄不足效也言訖而崩

漢班超使西域知北使來乃會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乘夜以火攻其營斬其使後李邑譖之曰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即去其妻章帝知其忠乃

令邑詰超受節制超仍遣歸京師徐幹曰前邑毀君何故遣還
超曰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超超自書生嘗
嘆曰大丈夫不能立功異域安事此喋喋章何爲哉毋投筆有
封侯萬里之志有相者曰燕頷虎頭飛而食肉萬里封侯相也
及久在西域年老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
玉門關上憐之因召還賜爵關內侯

魏趙郡太守李元忠聞爾朱兆弑敬宗棄官謀起兵討之會高
歡東出乘露車載濁酒素箏以迎歡歡未即見乃下車獨酌謂
門吏曰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
歡聞遽見之與人共坐觴一再行取箏鼓之長歌慷慨謂合冀

殷二州則滄瀛幽定自殷斂謝之

晉王處仲世有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為之敝左右諫之答曰吾乃不覺耳如此甚易乃開後門盡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左任其所之不問去向時人咸嘆其豪俊

桓溫嘗從墓邊過詢左右曰是誰塚答云王敦遂起嘆曰可人可人

漢馬援係椒房之戚家甚富有牛馬豬羊數千頭米數萬斛銀錢稱是一日歎曰凡殖貨財貴能施賑否則守財虜耳乃盡出其所有以散宗族故舊之貧寒者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夜讀書以斗酒為率密覘之見讀

漢書張良傳至使客狙擊秦皇撫案曰惜乎不中遂滿飲一大卮又讀至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掌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卮公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

晉劉毅於東府聚衆樗蒲凡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純黑犢也）大喜因呼衆曰非不能盧不事此爾裕惡之因挼（音那擾挼也）五木（骰子也古只五隻以木為之）曰老兄試為卿答而四子俱黑一子在盆圓轉未定裕厲聲連喝云盧盧果即成盧遂將殺行大笑曰這回御道如何（盧黑六也得之今樗蒲齒皆報呼之所以謂之呼盧古以五子相角）

孫權破曹操於赤壁劉備乃從權求都督荊州周瑜上疏曰劉備乃當世之英雄關張實一時之豪傑而又有諸葛以為之輔必非久居人下者若與以荊州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備聞之嘆曰智謀之士所見畧同昔孔明諫孤莫行意亦慮此權不聽表備荊州牧復以妹嫁之

張齊賢為布衣時倜儻落魄有羣盜攻刼聚飲逆旅居人怛恐竄匿齊賢獨前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肯自屈耶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為皆世之英雄也乃取大杯滿酌而飲取豚肩爪分啗之勢若狼虎盜相顧驚歎曰眞宰相器也他日宰天下當念吾曹竊以金帛相遺而去

隋越公楊素守西京李靖以布衣獻策素踞然而見靖長揖不拜曰天下方亂英雄並起公爲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謝之時妓妾星列內有執紅拂者具殊色獨目靖將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相公使問處士行第幾住何處靖具以對妓默識焉夜將半兒家人咸熟睡乃更男子衣紗帽籠頭越牆而出遇卒詢詰以警夜告抵靖旅乃低聲叩門啓視則一紫衣紗帽人手杖奚囊問之曰楊家紅拂女張氏也延入脫衣去帽遽向靖拜靖驚答細叩來意曰妾侍司空久閱天下人多矣曾未有如公者故來相就託終身耳靖曰司空何如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無成去者甚衆諒亦不逐也

計之詳矣幸無疑畏觀其儀容辭氣宛如天上人靖喜懼交集
越數日微聞追捕聲乃與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次靈
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
靖方刷馬忽有一客形貌甚古赤髯如虬策蹇驢而至投革囊
於驢前取枕欹臥而看張梳靖怒欲發言張熟審視以身映客
亟搖手令勿怒疾梳畢斂衽而前問客何姓臥而答曰姓張郎
可人
曰妾亦姓張合是兄妹遽再拜之復問行幾曰第三亦問妹第
幾曰居長始喜起曰今日幸逢一妹張乃遙呼李郎且來見三
兄靖亦驟拜遂環坐問煮何物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我亦正
飢靖出市胡餅客拔腰間匕首切肉共啖復索酒飲於是開談

囊取下酒物乃一人頭并心肝肺脯曰此是天下負心人銜之十年胙始得獲又曰觀李郎貧士何以得此麗人靖不敢隱具以實告曰然吾固知非君所能致也今將何適曰將避地太原客曰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吾亦將訪之靖因言州將李淵之子世民非常人也客與靖期會於汾陽橋竟乘騾疾去及期往候果已先在層樓巨室富擬王侯相見甚喜靖詐言有客善相因友人劉文靜得見公子知爲眞天子矣廢然而返遂邀靖夫婦至家令妻出見酒肴極奢杯盤皆黃白因傾家財付靖文簿匙鑰共二十牀曰聊贈李郎佐眞主以立功業予即從此逝矣與妻戎服躍馬一奴後隨倏然而去數步遂不復見靖益駭異恍

然若失從以作命封衛公遍訪之終不得

衛公之來已奇而奇紅拂之奔又奇而奇虬髯之忽然而至瞥然而去益更奇奇矣一派奇人做出許多奇事令人捉摸不定眞覺可驚可怕或曰張公有志於天下得李公子而心折遂不敢與眞主爭衛乃乘家越海入暹邏國爲王語云寧爲雞口毋爲牛後若虬髯者亦可謂自立門戶不屑屑傍人簷下作生涯者矣洵英雄哉

唐史思明攻河陽李光弼分遣將士自以短刀置靴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敵手萬一不利諸君戰死我當自刎決不令諸公獨死也將士感泣奮勇先登遂大敗思明

宋曹彬生周歲父母羅百玩具以試其所取彬右手提干戈左手挑籩豆須臾取一印後果爲樞密使出將入相封武惠王

晉元帝過江後猶酷好飲王茂弘與帝有舊嘗流涕切諫帝許之即命酌酒一酣從此遂斷

# 遣愁集卷之十

## 一集俠烈

視命如蟻視死如歸有筑可擊有劍可揮一諾千金斷首弗

移仰厥英風烈烈有成集俠烈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不爲禮丹怒亡歸欲圖報之乃遣荊軻入秦刺秦王取秦亡將樊於期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進軻將適秦令秦武陽爲副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涕泣復爲羽聲慷慨衆皆瞋目髮盡上衝冠因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白虹貫日燕人畏之於是軻遂

就車而去及見秦王佯爲呈圖方欲行刺圖窮而匕首見王驚環柱而走軻逐之拔劍斬軻事遂敗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智伯家臣豫讓欲爲報仇乃詐作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捨之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其友識之泣謂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所欲爲顧不難乎讓曰旣委質爲臣而又謀之是二心也凡我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橋下襄子出馬忽驚獲而殺之

屠岸賈滅趙朔之族朔有遺腹孫武賈力索之家客公孫杵臼

與程嬰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我爲其易汝爲其難乃取他兒匿山中令嬰出謬謂賈曰與吾千金我告以趙氏孤處賈即使人隨往殺杵臼及兒而眞孤反在嬰所及武長具以實告相與攻賈亦滅其族復武田邑如故而怨自刎曰將以報杵臼與趙宣孟於地下武爲之服斬衰三年終身祭祀不絕

荊軻死於秦其友高漸離欲爲報讐因秦王好擊筑遂以擊筑見秦王而陰鬪以筑擊之一日舉筑奮擊亦不中而死

聶相俠累與嚴仲子有惡聞聶政之勇以黃金百鎰爲政母壽欲因以報讐政不受曰老母在此身未敢以許人及母卒仲子

乃使刺累殺之政因刮面皮抉眼珠自屠出腸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其姊瑩往哭之曰是軹里聶政也以妾在故自重刑以滅其踪妾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沒賢弟之名遂伏劍死於尸旁

專諸吳人吳公子闔閭欲謀繼位乃圖殺其兄太子寮因擇金以結諸而陰使刺寮寮性多疑每與人言不使近諸無奈乃乘其宴會遂僞充庖人預覓匕首藏於魚腹佯爲進魚恐其見疑赤身而入因得近寮刺之死左右急救不及因立殺諸闔閭乃收其骸骨盛之棺葬於閶門內城之南里許迄今姑蘇有專諸巷及墓在

韓信戮齊齊王田橫懼誅與其徒五百人入居海島及漢高帝位赦橫召赴行在橫與二客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二客亦自刎餘五百人在島中聞之同日皆自殺

人心至不齊况死生之際乎能使二客及五百人同時盡死豈皆忠義所致抑亦平日之深恩厚澤有以結之也

漢高帝過趙趙王敖執子婿禮甚恭上嫚罵之趙相貫高等心不平說敖殺之敖不從高等私壁人於廁中欲謀殺帝帝心動不宿去高怨家上告變於是逮敖及諸反者趙午等自殺高獨詣長安郎中田叔孟舒皆髡鉗爲王家奴以從高對獄曰獨我屬爲之王實不知搒笞刺剟身無完膚終不復異泄公曰此固

趙國立義不輕爲然諾者也上使往謝高具道王不知狀公還報上乃赦敖而賢高欲并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死不恨遂仰天絶吭而死上召田叔等與語漢廷諸臣無出其右者

項羽至垓下兵少食盡敗入城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已得我楚乎遂悲慨不勝起飲帳中命虞姬起舞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因泣下潰圍而出至烏江亭長艤船以待曰江東雖小猶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曰我以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且天之亡我非戰之

羿也我何渡爲遂自刎姬亦自殺

漢高大風歌豪而俠楚項拔山歌壯而悲俱是英雄本色弟有遇有不遇耳大凡烈漢子硬語激他必不轉軟語勸他必不受江東可王正是提起傷心速其死也

南史姚玉京態美而聰慧始笄嫁衛敬瑜三月溺死漢水父母逼令改適玉京斷耳自誓得免所居有雙燕葺巢一日爲鷙鳥獲其一　一燕孤飛悲鳴仍依梁獨宿玉京義之數月秋風忽起孤燕將歸玉京乃以紅線繫其足上撫而祝曰明春定來作伴來年此燕果至前縷猶存因爲詩云昔年無偶去今春又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自爾秋去夏來越七載京以疾終燕

來訝其無人徘徊哀叫不止姚族竝謂曰玉京死矣墳在城南燕遂悲鳴飛去竟死墓所時人奇之因瘞之冢側後嘗見玉京與燕同遊於漢濱

南中有大帥世襲爵位頗恣橫有善歌者與其夫自北至甚有容色帥聞而召之每入輒與夫更唱迭和曲有餘態帥悅之欲與私頗拒不從帥密遣人害夫而置婦於別室多列珠翠以媚其意逾時往詣婦欣然接待情意婉戀及就榻忽出白刃於袖中欲刺帥帥皇遽而逸婦亟逐之適有二奴居前闔扉得免少頃遣人執究則已斷其頸矣

尹子奇寇睢陽城中日蹙張巡令南霽雲告急於臨淮太守賀

蘭進明進明愛其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人不食月餘矣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强兵曾無分災救患之心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舉座皆爲泣下

鄭義賓死夫人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鄭郎同室死寧不可與鄭郎同穴遂閉戶自經

五代王凝家青齊爲虢州司戶卒於官家貧子幼李氏携子負骸以歸至開封止旅舍主人不肯留循適天已暮李氏不肯去主人牽其臂出之李氏慟哭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以致手爲人所執不可以此手辱及我身遂引斧自斷其臂府尹聞之乃

厚恤李氏而告其主人

唐房玄齡布衣時病幾死謂妻盧氏曰吾病不起卿年尚少不可寡居幸善事後人毋以吾為念妻泣入帷剔破一目以示信後夫愈歷仕宰相敬禮不敢少忽終身如一日焉

以房公之才智而尚不能識其妻之節烈可見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然或以此探其心亦未可知若爾則房公近於刻薄矣

張詠少學劍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哭晨叩其故一人宦遊嘗私用官錢為僕所挾持強逼其女為妻詠即至其門假僕往探一親僕遲之強之而去導馬出城至林麓中乃數其罪僕倉皇

不能脫因以袖椎揮之墜崖而死歸謂主人曰賊价已除不復返矣速歸汝郡後當謹於事毋自濫觴也主人大驚父女拜謝稱感

明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用事同時有袁指揮彬者隨英宗北狩有護蹕功達忌之令邏卒摭其陰私欲致之死有藝人楊瑄善倭漆畫器號楊倭漆憤其冤乃奏達違法二十條條且極言彬枉疏入上卽令達逮問瑄神色不變佯若無所知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云瑄乃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無怨安得有此望去左右瑄以實告因言此皆內閣李賢指授使瑄投進瑄實不識所言何事君莫若會聚衆官廷詰我對衆明言李當無辭

達喜勞以酒肉早朝以奏上命押諸大臣會同於午門外方引瑄至瑄大言曰我死則死何敢妄指我一市井小人如何得見闕老鬼神明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因訊悉所奏畧無餘蘊達始氣沮詞閼於上由是疎達彬賴以全

苗劉之亂張魏公任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傳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去可也何遽延爲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或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

不答攝衣一躍遂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公急出視去如飛
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傳示曰夜來獲得姦細後公嘗於河北
訪之終不得

此人見識既大手段又高是奇俠客之流觀其始不行刺
繼不告名終不出見真是世上奇男子但衆人當此而不亂
亦是英雄風概復戮死囚以靖亂之尤見其作用之巧

明土木之變謝澤以通政出守居庸關携一蒼頭出吉往及關
破公不屈死之時敵甚猖獗屍橫數百里吉負公屍以行望敵
騎至則抱公臥衆屍間敵疑有詐輒以戟刺屢幾爲中飢餓三
晝夜始達我軍公屍得還後公贈亞卿封郵六代及由吉卒附

墓所春秋陪祀

正統間項襄毅公忠以扈駕陷於邊陲因書一胡婦婦曰君欲歸乎公曰固所願也婦曰吾頗習途徑與君俱往隨成餱糧同公潜行行且程半婦曰此去邊關尚須四日程度所賚糧不足供兩人且共入關必多盤詰往則與偕斃耳前途遊騎漸少達彼甚易請從此別遂以糧授公竟自刎死公急救不及恐痛獨行甫及抵關楊廢已一日矣乃奉祀婦於家廟子孫世世不絕云

初劉璋遣法正結劉備以討張魯備素有志於益州遂自將而行巴郡太守嚴顏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及張

飛同趙雲破巴郡獲顏嚴曰何不蚤降顏曰我州無降將軍飛怒命斬之顏容色不變曰匹夫何頭便斫頭何怒爲也飛壯而釋之扶之上坐請問破益州之計顏感其義遂降飛

天啟中魏忠賢弄權假旨逮嘉善科臣魏大中道經吳門吏部周順昌時家居出送之舟次言詞激烈因以其女許字其孫允禆事聞於忠賢亦遣緹騎逮之順昌居官廉介言笑不苟素爲士民所重及聞開讀觀者數萬人群謂緹騎曰周吏部如此好官豈是朝廷忠臣不過忤魏太監耳如何被逮緹騎叱衆人曰逮劍若舌即魏上公逮人汝將奈何百姓憤然群起曰吾謂天子詔耳若魏太監如何逮得人遂群起擊緹騎斃二人焉時往浙

逮黃尊素者舟泊胥門勢張甚百姓并擊之逢遁去題撫毛一鷺魏黨也幾興大獄幸按臣琥稍稍得邀寬旨捕顏佩韋等五人斬於市吏部竟死於鎮撫獄崇禎帝立諡吏部為忠介勅坊為清忠風世改葬五人於半塘吳太僕默題曰五人之墓塚木森然豐碑屹立過者無不敬歎焉

緹騎初至奴視一鷺輩自被擊後見蘇民輙掉涕愬曰魏監誤我如何令吾輩逮此奸人幾不得還鄉意氣消沮大非昔比矣

崇禎甲申三月李自成陷京城帝知勢危因命取酒連飲數觥歎曰苦我民爾復語周后曰天事去矣爲之奈何后曰妾侍隆

下十有八年不聽妄言至有今日遂大慟自經時公主年十五
召至嘆曰汝何生我家左手掩面右手揮劍斷其左臂未殊死
手慄而止後爲内監負出避於周奎第皇后御極撥宅養之以
終復命袁貴妃死繫絕復蘇拔刀刃其肩又手刃曾御過嬪妃
數人易服潛出東華門至成國公朱純臣宅閽人辭不得入復
至兵部尚書某所亦拒不納上憤恨回宮天已將曙丞御前發
鳴鐘集百官無一人至者因大怒還内自經於煤山太監王承
恩同縊
魏忠賢請旨逮前都御史高攀龍明日將讀前一夜竟先溺園
池死有遺疏云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

國家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遺志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聞者壯之

李自成破京城入宮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汚辱有志者早爲計遂躍入御河死頃刻間從死者二百餘人

徐達下姑蘇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張士誠見事急謂妻劉氏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爲劉曰妾不負君遂自縊士誠乃積薪樓下驅群妾登入縱火焚之距戶自經爲舊將李伯昇抱解達勸曉數四士誠瞑目不言昇至舟送建康累日不食至龍江關堅臥不肯起輿至中書省李善長慰問之終不語已而言不遜太祖猶欲全之夜竟自殺

洪武中都督濮英征虜被執欲降之大怒曰吾大丈夫自有赤心肯從汝乎即抽刀剖腑示之而死上嘉其忠烈子璵方在襁褓即封侯

明太祖覽孟子至草芥寇讐之語大不然之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從逆論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與櫬而入袒胸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命太醫療治得不廢

# 遣愁集卷之十

一集耐貧

士不得志人不遇時宵啼露處甕牖繩樞陋巷自甘簞瓢自支固窮非病君子人與集耐貧

宋呂蒙正微時貧極無聊衣不蔽體一日登洛陽橋値秋風起寒甚作詩自嘲了不介意

范宣潔行廉約韓豫章以絹百疋遺之宣不受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遞減至一疋終不肯受因裂二丈與范云人豈可使婦無褌耶乃笑而受之

宋文正公范仲淹未遇時嘗讀書僧舍家苦貧日以黃虀爲羹

乃作一賦中有聯云陶家甕內淹成碧綠青黃醋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

唐德宗在陝關中倉廩匱竭軍士或至脫巾求糧上甚憂之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大喜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比歲饑饉民不聊生至是麥始成熟市有醉人一時驚以爲瑞

漢司馬相如與文君還成都家徒壁立文君不樂曰長卿一貧至此何不與妾復如臨邛從昆弟借貸猶足爲生相如從之及歸臨邛卓王孫以爲恥懸絕之了不周恤相如乃盡賣車騎買酒舍令文君當鑪自著犢鼻褌滌器於市

春秋時原憲家貧鶉衣百結攝冠而頂露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蓬壁蕭然以甕爲牖以繩爲樞子貢高車駟馬緩帶深衣過而見之謂曰子何貧至此賜竊爲病之憲曰貧者士之常不以爲病所以宜耐憲乃貧也非病也子貢聞言深相愧服

唐王播少孤貧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不能自給每隨僧齋粥寺規鳴鐘會食久而厭怠乃飯過擊鐘播甚不平勉爲含忍因題壁云上堂禪侶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後二紀出鎮維揚復訪舊遊因見向日所咏以紗罩罩之續云二十年前塵撲面而今始得一紗籠又吟感舊一絕云二十年前此地遊木蘭花發院重修於今再到經行處對老花殘僧白頭

富時說貧貴時說賤老時說少樂時說苦乃是極揚眉最吐氣頂燥皮事人生何幸而得此一日也不如嘗盡勢利與盡醜滋竟不得發洩愁腸消除憤懣默默而死自古及今卻骯葬了多少英雄埋沒了幾許豪傑也嗟夫

呂榮公晚居秀州眞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不問家事并不以毫髮事干托州縣嘗作詩云除卻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庭

司馬長卿居蜀貧極無聊乃至典衣市酒姑爲槃寒後欲出仕過成都市橋因題句於柱云大丈夫不乘駟馬高車不渡此橋迨漢武令與嚴助朱買臣等開闢西南夷得志而歸果應其語

宋元憲未第時貧甚冬至召人飲謂客曰至節無以爲具惟有先人劒鞘上裹銀一兩粗以辦節客戲曰冬至吃劒鞘年節當吃劒矣劉不以爲意宴笑自若